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禮記註疏卷三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注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音義徵張里反後放此比毗志反下文同見賢遍反聲相應故生變注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音義應應對之應篇內同彈徒丹反樂音嶽又音洛

變成方謂之音注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注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音義旄音毛盾本又作楯述允反又音允翟音狄籥羊灼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本之事章句既多各隨文解之名為樂本者樂以音聲為本音聲由人心而生此章備論音聲起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

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為之音
比音而為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
言凡樂之音曲所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
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
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
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
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聲相應故生
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
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
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
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并及干戚
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
也注正義曰言聲者是宮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為宮極
清者為羽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宮商角

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惟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所以惟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惟一聲不足可為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為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為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為樂也案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同者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言琴瑟專一惟有一聲不得成樂故也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干

戚羽旄舞等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鄭司農彼注云干舞者兵舞又舞師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無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注干舞兵舞也此引樂師既謂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師之文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樂師並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但此經干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武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

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注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音義噍子遥反徐在堯反沈子遥反踧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嘽昌善反寬緩也散思旦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踧子六反綽處約反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注極至也音義道音導行下孟反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注此其所謂至也音義治直吏反下文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

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噍踧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踧急而速殺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者嘽寬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故散無輒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過有善事而心喜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怒謂忿過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者和調也柔軟也若

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者結外感物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本静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也所以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以此六事觸之言此人心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庾云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為聲知是人聲也故鄭注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於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事是防慎所感之具矣政法律也既防慎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姦則民不復流僻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為非也賀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注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音義治世之音絕句安以樂音洛絕句雷讀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為句其政和崔讀上句依雷下以樂其政和總為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音笥否音不藻音早瞽音古幾居希反又音祈上下時掌反疏

正義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為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音樂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教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上文云故形於聲者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云音者樂以音為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聲亦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

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沉亡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注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音義怗徐昌廉反弊也懘昌制反又昌紙反敗也敝音弊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宮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

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注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音義陂彼義反注同傾也匱其媿反乏也迭田節反散蘇旦反耄莫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五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也宮為君者宮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循君能滋生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為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為臣者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

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為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矣角為民所以為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為事所以為事者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微清所以為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為造為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為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為物羽所以為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者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為物物劣於事故處最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

財相類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者怗敝也懘敗也敝敗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宮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敝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敝敗則政亂各有所由也荒猶散也若宮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陂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邪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羽亂則危

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聲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為義未足以為滅亡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滅者絶也亡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注正義曰所引書者尚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案樂緯動聲儀云宮為君君者當寛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為事事者君子

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云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注云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宮是謂哀哀國之樂注云象人有怨訴又云羽從宮往而不及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於財竭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為和不以相生應則為亂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注比猶同也音義比毗志反注同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又如字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

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
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音義濮音卜水名誣
音無注同涓古
玄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
下為作法度同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
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
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
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
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
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
亡也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
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注正義曰濮水
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
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
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

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晉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其事案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注倫猶類也理分也音義分扶問反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

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注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音義諧戶皆反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注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音義治直吏反下民治行同幾音譏一音巨依反注同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注隆猶盛也極窮也音義

食音嗣下食饗同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音義疏音疎下同倡昌諒反注同腥音星和胡臥反底都禮反畫音獲祫音洽臑音而湆去及反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

也注教之使知好惡也音義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竝如字後好惡二字相連者皆放此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音樂之興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旨先王所以禮樂教人之意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言音從聲生聲從心生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倫類也理分也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樂失則羣物亂是樂能經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者言禽獸知其聲不知五音之和變是聲易識而音難知矣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者言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體是音猶易而樂極難也惟君子為能知樂者君子謂大德聖人能知極樂之理故云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者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知樂政由樂生先審識其樂

可以知政所以審樂知政者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知為政化民而治道備矣者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僻則治道備具矣知樂則幾於禮矣者幾近也知樂則知政之得失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故云近於禮矣但禮包萬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今知樂但知正君臣民事物而已於禮未極故云近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者言王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謂之有德之君所以名為德者得禮樂之稱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者隆謂隆盛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崇重於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案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是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者食饗謂宗廟祫祭此禮之隆重在於孝敬也非在於致其美味而已禮云食饗之禮則樂應云祭祀之樂互可知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者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絃謂

練朱絃為絃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遲故云疏越絃聲既濁瑟音又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響以其質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惟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者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大饗謂祫祭尚玄酒在五齊之上而俎腥魚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也大羮謂肉湆也不和謂不以鹽菜和之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雖然有遺餘之味矣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者以玄酒腥魚大羮是非極口腹也以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者言先王制禮樂不為口腹耳目而將以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而反歸人道之正也注正義曰以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既能知

樂則能正此五事五事之外則餘禮未能宏通故經云近於禮未盡禮之用也朱絃練朱絃者案虞書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此云朱絃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絃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後有挎越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熊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云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者三歎謂擊瑟贊歎美者但有三人歎之耳言歎者少也云大饗袷祭先王者案郊特牲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為宗廟祫祭也云以腥魚為俎實者謂薦血腥之時以俎薦腥魚熊氏云其牛羊之俎至薦熟之時皆烹之而熟薦腥魚則始末不烹故云而俎腥魚也云大羹肉湆者特牲云大羹湆此云不和故知不調以鹽菜鉶羹則和之云遺猶餘者也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矣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

矣是有遺音遺味矣熊氏云聲有五聲但有三人歎之餘兩聲未歎是有遺音非其辭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注言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注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言見物多則欲益衆形猶見也音義見賢遍反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已也理猶性也音義誘音酉道音導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

者也注窮人欲言無所不為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若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音義悖布內反下同佚音逸強其良反脅許劫反知音智怯起劫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物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靜稟於自然是天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是情性別矣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者至猶來也言外物既來知知謂每一物來則心知之為每一物皆知是物至知知也物至既衆會意者則愛好之不會意者則嫌惡之

是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者所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知謂欲也所欲之事道誘於外外見所欲心則從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反躬天理滅矣者躬己也恣己情欲不能自反禁止理性也是天之所生本性滅絕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者物既衆多來感於人無有窮已也而人之好惡而無節者見物之來所好所惡無有法節也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則是外物來至而人化逐於物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者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慾也知者詐愚謂欺詐愚人也勇者苦怯謂困苦怯者疾病不養謂心所嫌惡不収養也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者此並是人之嫌惡無所哀矜故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注言為作法度以遏其

欲音義遏於葛反本亦作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注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音義衰七雷反樂音洛冠古亂反注同笄音雞別彼列反下文注皆同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樂云廣明禮樂相須之事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者庾云人為猶為人也言為人作法節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者射大射也鄉鄉飲酒也食饗饗食賓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禮節民心者前經云禮樂人為之節故

此經明其所節之事禮有尊卑上下故裁節民心謂無不敬也樂和民聲者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也政以行之者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刑以防之者若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也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者若此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備具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注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 注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 音義 勝治證反 析思歷反 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注欲其並行斌斌然 音義 飾音勑本亦作飭音式 斌彼貧反本又作彬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

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注等階級也音義著張慮反肖音笑

疏正義曰皇氏云從王道備矣以上為樂本從此以下為樂論今依用為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細不可悉知熊氏云十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所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畧有分別案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樂者為同者此言樂論之事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禮者為異者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為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將欲廣論先論其異同也自樂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則禮行矣為第二段論樂與禮之功論同異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樂

與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謂也為第三段論樂與禮惟聖人能識既有其功故宜究識也自樂者天地之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為第四段論樂與禮使上下和合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異同則相親無所間別故相親也異則相敬有所殊別故相敬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者此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惟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故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者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貌與心半二者無偏則是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者義宜也等階級也若行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者文謂聲成文也若行樂文采諧同則上下各自和好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者謂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是好惡著則賢與不肖自然分別矣刑禁暴者謂

用刑罰禁止暴慢也爵舉賢者謂用爵以舉賢良也則政均矣者刑爵得所政教均平矣刑者則慎罰爵者以明德仁以愛之者謂王者用仁以愛民也義以正之者謂王者用義以正惡矣如此則民治行矣者言用仁用義則民行治也此經凡有五事各以矣結之從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是其一也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是其二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其三也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是其四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是其五也

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注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音義易以豉反注同樂至則無怨

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注至猶達也行也音義爭爭鬬之爭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注賓協也試用也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自內自外或易或簡天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樂由中出者謂樂從心起也禮自外作者謂禮敬在外貌也樂由中出故靜者行之在心故靜也禮自外作故文者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庾云樂成在中是和合反自然之靜禮節在貌之前動合文理文猶動也大樂必易者朱弦而疏越是也大禮必簡者玄酒腥魚是也樂至則無怨者至謂達也行也

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矣禮至則不爭者禮行於民由於謙敬謙敬則不爭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者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此下至樂達矣偏舉樂之功前云樂至則無怨故致此以下之功也暴民謂凶暴之民不作謂不動作也如此則樂達矣者由樂和故至天子不怒以致前事是樂道達矣天子如此則禮行矣者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道興行矣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禮云天子如此樂不云天子者樂既云天子不怒故畧其文不復云天子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注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和故百物不失注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注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注教人者幽則有鬼神注

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五帝德說黄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音義敖五羔反賢知音智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音義沿悅專反因也述也故事與時並注為事在其時也禮器曰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注為名在其功也偕猶俱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名因其得天下之功音義偕古詣反俱也濩戶故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大樂與天地同和者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者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大禮與天地同節也和故百物不失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也節故祀天祭地者以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者聖王既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顯明之處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有鬼神者

幽冥之處尊敬鬼神以成物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者聖人若能如此上事行禮樂得所以治天下故四海之內合其敬愛以行禮得所故四海會合其敬行樂得所故四海之內齊同其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者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者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者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故事與時並者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此一句明禮也名與功偕者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而俱作也若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堯章明之功舜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此一句明樂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修

述但時與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注正義曰天地與陰陽生養為氣樂有六律六呂調和生養是順天地之氣解經同和也云與其數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高下其數不同故云與其數解經同節也成物有功報焉者言天地春夏生物秋冬成物獨云成物者對則生成有異總而言之生亦成也故云成物有功下注云助天地成物是也引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易上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游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云五帝德說黃帝德曰死而民畏其神者百年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宰我問孔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云春秋傳曰若敖氏之鬼引春秋者宣四年

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初生令尹子文請殺之其父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者則黃帝是也言聖人氣強能引生萬物故謂之神云賢知之精氣謂之鬼者則若敖氏是也氣劣於聖但歸終而已故謂之鬼熊氏云繫辭鬼神者謂七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人鬼神與自然鬼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總引之也又鄭注祭法七祀謂鬼神司察小過引此幽則有鬼神然則有天地自然之鬼神有聖人賢人之鬼神有七祀之鬼神崔氏云明人君及臣生則有禮樂化民死則為鬼神以成物此惟據聖人賢人之鬼神也與鄭引易繫辭不合其義非也沿猶因述也者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損益者則下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是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注綴謂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音義仲音申綴丁劣反徐丁衛反下綴遠綴短皆同簠簋上音甫下居洧反並祭器名上下時掌反還音旋裼思歷反襲音習酇作管反後同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注述謂訓其義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器之與文並述作之體綴兆舒疾者綴謂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周還裼襲者周謂行禮周曲迴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

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下文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偽是知禮之情也凡制作者量事制宜既能窮本知變又能著誠去偽所以能制作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者文謂上經云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文章升降辨定是非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作者之謂聖聖者通達物理故作者之謂聖則堯舜禹湯是也述者之謂明明者辨說是非故修述者之謂明則子游子夏之屬是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注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注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過猶誤

也暴失文武之意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由天作者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也禮以地制者禮生於陰是法地而制言法天地也過制則亂者過謂誤也惟聖人識合天地者則制作禮樂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也猶地體誤則亂於高下也過作則暴者謂違暴失所若過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注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

制也注質猶本也音義邪字又作斜同似嗟反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注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論倫無患者樂主和同論説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者官猶事也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者謂内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者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此明禮也若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則此所與民同也者言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

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等與民共同有也前經論樂之情樂之官禮之質禮之制是先王所專有也言先王獨能專此四事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音義王如字徐于況反治直吏反注治定治主下治辯同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辯徧也音義辯本又作辨舊音遍案廣雅辯徧也薄莧反徧音遍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注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音義亨沈普衡反徐許兩反爓在廉反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言其有損益也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注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音義粗倉都反後皆同偏音篇下同好呼報反侈昌氏反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注敦厚也音義夫音扶下皆倣此疏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為治心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也案鄭目錄云第三是樂

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為第三者鄭目錄當是舊次未合之時此今所列或記家別起意意趣不同故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者功成謂天子功業既成治定謂民得王教尊卑位定也然功成治定俱是一時但所斷義各有異也故分言耳功成作樂者王者先王之功由民所樂故功成命而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猶如民樂周有干戈而業成故周王成功制干戈之樂也治定制禮者禮以體別為儀今治人得體故制禮應之如周王太平乃制禮也而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禮是形化故言制樂是氣化故言作亦相互也白虎通云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也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治定謂教民從化若用質教民治定者則制禮省畧也若用文教民而治定者則制禮繁多也其法雖殊若大判而論則五帝以上尚樂三王之世貴禮故樂興五帝禮盛三王所以爾者五帝之時尚德故義取於同和三王之代尚禮故義取

於儀別是以樂隨王者之功禮隨治世之教也具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者辯偏也夫禮樂必由其功治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若以一代而言則武王功治尚小故禮樂未得備偏至周公功成治大故禮樂應之而備也若異代言之則堯舜功大治辯樂備禮具若湯武比於堯舜則功小治狹樂不備禮不具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矣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為備具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者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者言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之時血腥之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者沿因也五帝既先後殊時不相共同用一樂也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者三王前後異世不相共襲因一禮也若論禮樂之情則聖王同用也故前文云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云不相襲也樂極則憂者樂人之所好害在

滛佚若極而不止則必至憂慼也禮粗則偏矣者偏謂
倦略禮者人之所勤言人不能勤行於禮好生懈倦則
致粗略偏謂不周備也及夫敦樂而無憂者敦厚也厚
重於樂如足則止而無至於憂也禮備而不偏者行禮
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勤苦倦略能如此者其惟大聖乎
言大聖之人能行禮樂如此也注正義曰功成治定同
時耳者謂一時之事若周公攝政六年是也云功主於
王業者功謂王業之功樂者聖人所樂發揚已之功德
故云功成作樂云治主於教民者治定謂治人安定使
上下有序禮者主於施下明下之從順故治定制禮也
樂以至善也者鄭之此注據異代此經云干戚非備樂
明以文德為備故云若咸池者下文云咸池備矣是也
引論語舜以文德為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
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
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下文說
大武之樂是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案禮運

云爲其血毛謂上古也腥其俎孰其殽謂中古也退而合亨謂三王也是上代質用血腥次代文用亨孰故引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以結之是畢者爓孰尊者血腥尊者禮具畢者不具然三王之世禮文煩多五帝之時禮文簡略今以上世爲具禮下世爲不具禮者禮之所具在於德上代禮文雖畧德備也下代禮文雖煩德不具也故前文云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下篇云無體之禮是其具也樂人之所好害在淫佚者樂聲之作人聽而不猒是人之所好好而不止故蕩奢佚故害在淫佚若朋淫於家俾晝作夜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哀痛生也云禮人之所勤也者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是所勤也勞而不堪有司跛倚是害在倦略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注禮爲異也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注樂為同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注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音義夏長上戶嫁反下丁丈反下注長養皆同近附近之近又其靳反下皆同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注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音義惇音純本又作敦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注官猶事也各得其事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

各得其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者以天高
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
別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者言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
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
云興禮主異故云行此樂興與禮行相對樂云興禮加
制字而云禮制行者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樂以興
作為本故不云制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仁主仁愛
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也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
於禮也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者率循也言樂之為體
敦重和同因循聖人之神氣而從於天也禮者別宜居
鬼而從地者居謂居處也言禮之為體殊別萬物所宜
居處鬼之所為而順地也樂所以率神者聖人之魂為
神樂者調和其氣故云率神禮所以居鬼者賢人之魂
為鬼禮者裁制形體故云居鬼居者亦率循之義變文
爾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官猶事也言聖人能使禮樂

顯明倫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注正義曰敦和樂貴同也者謂敦重於和由其貴同故知敦則貴也和則同也敦和與別宜相對者別宜謂分別其所宜明敦和是敦重其所和也云別宜禮尚異也者樂言敦和樂貴同也禮言別宜是禮尚異也云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者居鬼謂居處之所為居處則依循之義也故云亦言循之也與率神不異故言亦云鬼神謂先聖先賢也者鬼則先賢神則先聖聖人魂強能神通變化樂者清虛無體亦能變化故云率神也賢人魂弱但歸處居住有形上下之禮亦有體依循鬼之尊卑故云居鬼也賀云以為居鬼者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各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越其分是不變化也五祀之神造門故祭於門造竈故祭於竈故云居義亦通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

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注卑高謂山澤也

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

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

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音義

卑如字又音俾下同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卑高已陳貴賤位矣者卑謂

功包天地之德各隨文解之此天尊地卑

澤也高謂山也山澤列在天地之中故云已陳也貴賤

即公卿以下象山川而有貴賤之位也所以鄭云位矣

尊卑之位象山澤故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

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有常小大殊矣者動靜謂雷風也動散有常故云常也小大謂萬物也小謂草木春生秋殺及昆蟲夏生冬伏者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變化不等故云殊也鄭注易云動靜雷風也而鄭此云陰陽用事者亦得會通也方以類聚者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以羣分者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言二注不同各有以也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則性命不同矣者性生也各有嗜好謂之為性也命者長短夭壽也行殖之物既稟大小之殊故性命夭壽不同萬物各有羣類區分性命之別故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在天成象者馬融王肅注易並云象者日月星鄭注易云成象日月星辰也注此云象光耀也在地成形者馬融注易云植物動物也王肅注易云

山川羣物也鄭注易云謂草木鳥獸也注此云形體貌也案此三者所注雖異其意皆同如此禮者天地之別也者合結禮也天地有別聖人制禮有殊別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注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訊也百化百物化生也音義上齊時掌反齊注讀為躋又作隮子兮反升也摩本又作磨末河反迫也蕩本或作盪同大儻反霆音庭又作挺奮甫問反易作潤之煖徐許袁反沈況遠反迫音伯訊本又作迅音信　疏正義曰地氣上齊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天氣下降者

謂降下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上樂象氣故先從地
始形以上為尊故先禮象形從天為初陰陽相摩者摩
謂切迫陰陽二氣相切迫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
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
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
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
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鼓之以雷霆至
煖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之事細別言之耳而百化
興焉者百化百物也興生也百物化生由天地齊降以下
諸事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者此結樂也言作樂者法
象天地之和氣若作樂和則天地亦和前經云禮者天
地之別言制禮者法象之也若制禮得所亦能使天地
別異此經樂者天地之和則是法天
地之和氣故云樂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注辨別

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化不時者謂天地化養不得其時則不生物也此明樂所以調和變化故也男女無辨則亂升者升成也辨別也若男女雜亂無別則亂成也此明禮之所以別男女故也天地之情也者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得其時則物不生是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興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地之情也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注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

無所不之音義蟠步丹反或蒲河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極乎天者極至也言禮樂上至乎天而蟠乎地者蟠委也言禮樂下委於地禮法天地高下是禮至委於天地樂法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是樂至委於天地天高故言至地下故言委行乎陰陽者禮法動靜有常樂法陰陽相摩是禮樂行乎陰陽陰陽和四時玉燭應於禮樂是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者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是通乎鬼神也窮高極遠者窮盡也高遠謂天之三光三光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盡三光之道也而測深厚者測知也深厚謂地之山川山川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此經盛論禮樂之大原雖取象於天地功德又能遍滿於天地之間禮運云天降膏露是極乎天也地出醴泉是蟠乎地也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也作樂一變以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也孝經緯云景星出是窮高極遠也禮運云山出器車魚鮪不淰是測深厚也

言禮樂無所不至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注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主也音義著直畧反處也注著之言同大音泰注同處昌呂反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注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注間謂百物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注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疏正義曰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者言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故云禮居成物著與居

相對故注以著為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者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槀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卦象云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周禮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是也靜則殖物山陵之屬是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者云言也謂禮樂所言法天地也記者引聖人語證此一章也言聖人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故言聖人曰禮樂云注正義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地之間耳釋禮樂所以亦是天地之間物義也若離而言之則樂靜禮動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考證

樂記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疏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云云○臣召南按疏非是若如所云經當言其哀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矣愛心與哀心不同當與敬心相對

聲成文謂之音○毛詩大序箋云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疏云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製樂託樂

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人作詩模準舊法此文若據樂初之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又曰以聲變乃成音音和乃成樂故別為三名對文則別散則可以通朱子曰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

商為臣疏商所以為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按以下角徵羽三段疏推之此文何以二字衍文也

又䟽鄭注月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按徵清當作徵清

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應鏞曰四海之内恐在合字上則文理為順臣名南按如應說本文當云四海之内句合父子之親句明長幼之序句以敬天子句如此則禮行矣句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

之精氣謂之鬼○臣召南按以聖賢分鬼神此鄭注之鑿且陋也鬼神是天地之功用陰陽往來無所不包故與禮樂對言朱子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又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也鄭專以人鬼言何足與禮樂相對上文所謂天地同節天地同和者又何説耶後文率神居鬼注亦誤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七考證

謹案卷三十六第五頁後一行疏學者初入學一年刊本監本毛本一訛二據宋本改

第六頁前六行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諸本脫五黨二字據周禮增

前七行疏六遂舉遂下遂字刊本訛序今改

後一行疏州黨之學諸本州訛周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二行音義榣山榎諸本榎訛榎九頁後一行疏同並據爾雅改

第八頁前二行注官居官者也諸本脫上官字據
宋本增
第九頁前七行疏各自勸厲刋本各訛容始來入
學刋本始訛如今並改
第十頁後七行疏各與其友同居刋本同訛間據
監本改
第十一頁後二行疏然如此也諸本也訛者又言
安學業既深諸本學訛樂並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疏不曉經義但呻吟長咏諸本曉訛曉呻訛詐並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諸本複衍佛戾也教者五字據宋本删

第十四頁前二行疏易說卦文也諸本文訛文據宋本改

後三行疏論教之得理諸本教訛發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疏若情欲既發諸本若訛則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言格是堅彊刋本彊譌疆兩見今並改

後四行疏猶曉也刋本曉譌曉下皆同又但廣開道示開譌闡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六行疏撞小則小鳴應之刋本撞譌鐘今改

卷三十七第一頁後四行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諸本旄譌毛疏同據宋本改

第二頁後四行疏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諸本文證訛又謂據宋本改

第四頁後六行疏是防慎所感之具矣諸本具訛是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六行疏若角音之亂諸本角訛商據宋本改

第九頁後四行疏今論說鄭國之為俗諸本今訛命據宋本改

第十頁後六行注大羮肉湆刋本湆訛湇七行音義同今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疏音由聲生刋本音訛言今改

後四行疏言王者能使禮樂皆得其所刋本王訛正今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疏𩚵上食饗之禮諸本缺食字𩚵字上衍此字據宋本增删

後八行疏故知不調刋本調訛謂今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疏是天性也刋本性訛住今改

後七行疏是情性別矣諸本脱性字據宋本增

第十六頁後一行疏刑爵得所諸本爵訛罰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疏行之在心故靜也諸本在訛好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疏所以能制作也諸本也訛者據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八行疏隨時而改故云不相襲也

諸本脱故字據宋本增

後六行疏若咸池者刋本池訛也今改

後八行疏其體美矣諸本其訛比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疏然三王之世刋本三訛先

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注小大萬物也諸本小大訛

大小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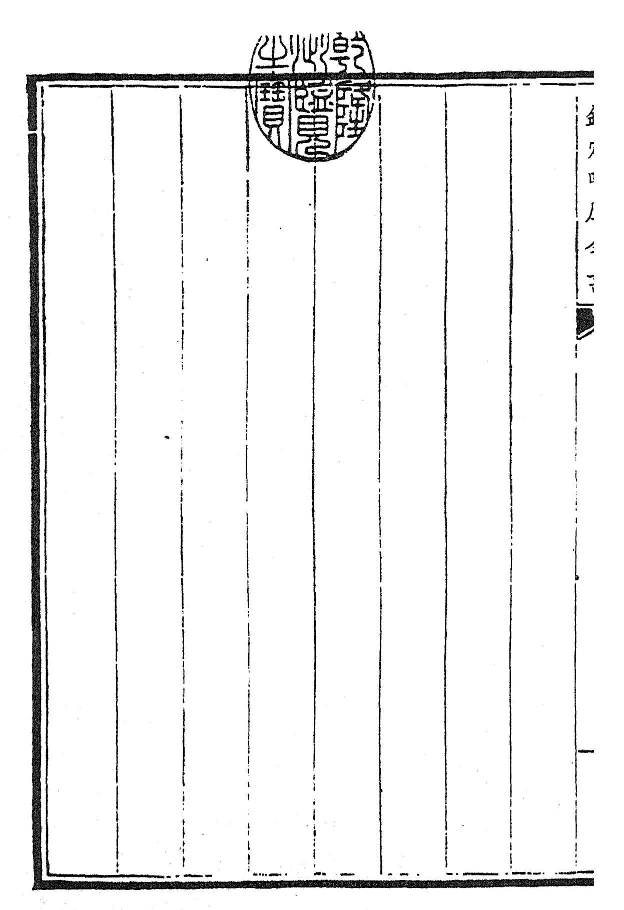
前四行注隨陰陽出入諸本脱陰字據宋本增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疏從下升上刋本上訛在今改

後五行疏百物化生諸本脱化生二字據宋本增

第三十頁後四行疏動則周禮動物刋本上動字訛物據毛本改

後七行疏則樂靜禮動刋本禮豐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徐繩玉
謄録監生臣宋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樂記

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注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女典樂音義夔求龜反舜臣女音汝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施者

用於天下此章中明樂施被之事也本是第二前既推禮章為第三此為第四亦明禮樂既備後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知其行也此一節特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者五弦謂無文武二弦惟宫商等之五弦也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案世本云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正用此琴特歌南風始自舜耳或五弦始舜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者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内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正在夔也正是夔始以此詩與諸侯注正義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者舜既獨歌南風夔為典樂之官欲令舜與天下諸侯共歌此南風之樂故制此南風之樂以賞諸侯云其辭未聞也者此南風歌辭未得聞

也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注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音義行户剛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各隨文解之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者綴謂酇也遠是舞者

外營域行列之處若諸侯治理於民使民勞苦者由君德薄賞之以樂舞人既少故其舞人相去行綴遠謂由人少舞處寛也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者此諸侯治理於民使逸樂由其君德盛故賞之以樂舞人多故去行綴短也謂由人多舞處俠也舞處之綴一種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也注正義曰酇謂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注謚者行之迹也音義行下孟反注同疏正義曰此覆結上文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聞其謚知其行也者此一句以謚比擬其舞也聞謚之善否知其行之所好惡由謚所以迹行也

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

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黄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音義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并音權韶繼也注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音義韶上遥反注同夏大也注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注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音義濩音護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六代之樂也大章章之也者章明也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之德章明於天下也咸池備矣者咸皆也池施也咸池黄帝之樂名言黄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為備具矣韶繼也者韶舜樂名言舜

之道德能繼紹於堯也夏大也者夏禹樂名言禹能光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矣者殷樂謂湯之大濩也周樂謂周之大武也言於人事盡極矣但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有天下殷周二代惟以武功為民除殘伐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注正義曰知大章堯樂者案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堯作大章故知大章堯樂名也云周禮闕者言周禮無大章故云闕也此本云大章周禮曰大卷言此大章當周禮大卷也今知咸池是黃帝所作樂名者樂緯及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故知咸池是黃帝樂名云堯增修而用之者此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修治而用之周禮大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修而用之者則世本名咸池是也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矣又周禮云咸池以祭地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修者至周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修大章者至周謂之大卷於周

之世其黄帝樂堯不增修謂之大卷者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别為黄帝樂名雲門者以此樂記惟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别為黄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之上加雲門者以黄帝之樂堯增修者既謂之咸池不增修者别名大卷明周為黄帝於不增修之樂别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别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故周禮雲門大卷鄭注云黄帝曰雲門大卷言黄帝之德如雲之出民得以有族類知黄帝之樂堯增修曰咸池者以禮樂志云黄帝曰咸池今周禮大咸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修曰咸池增修者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知堯增修也知樂有增修者禮樂志漢之文始舞者韶舞高帝六年更云改名文始也漢之五行舞者本周舞始皇二十六年更立五行舞是知有增修之法熊

氏又云案五行鈎命决云伏犧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
謀祝融樂為祝續案樂緯云黄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
顓頊曰五莖堯作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商曰大濩
周曰大武象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與樂
緯不同其餘無異名曰六英者宋均注云為六合之英
華五龍為五莖者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案元命包
云舜之時民樂紹堯業故云韶之言紹也案司樂注云
禹德能大中國此云大堯舜之德者以廣大中國則是
大堯舜德其義然也又案司樂注云湯德能使天下得
其所是其德也元命包曰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
故曰濩救也由救之故民得所義亦通也
大武武王樂也以武取定天下周公制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
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注敎謂樂也音義饑居祈反 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注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音義治直吏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樂之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為治治為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事不節則無功是也善則行象德矣者言人君為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注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

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音義養音恙養也食音嗣酗許具反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注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注綴猶止也音義綴知劣反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注大事謂死喪也音義樂音洛下所樂哀樂康樂皆同分扶問反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注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音義著知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言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也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者豢養也言養豕作酒本為行禮非以為禍亂而為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者言由酒至酗鬬爭殺傷而刑獄增益繁多則是酒之流害所以生此獄訟之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者由其生禍故先王因此為飲酒之禮也壹獻之禮賓主百拜者謂士之饗禮惟有壹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樂者所以象德也者謂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者綴止也言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者言樂體者聖人心

所愛樂也聖人貪愛此樂以樂身化民而可以善民心者言用樂化民調善民心其感人深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乃成於樂故感動人深也其移風易俗者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謂好惡趣捨用樂化之故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故先王着其教焉者著立也以其樂功如此故先王立樂官以樂教化焉

注正義曰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為一節俱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貺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者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言百拜喻多者案今鄉飲酒之禮是壹獻無百拜今云百拜故喻多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注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音義知音智應於凱反篇內同見賢遍反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

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傚也肉或為潤

音義

噍子遥反殺色界反又色例反思息吏反又音斯嘽昌善反諧戶皆反慢本又作漫莫諫反易以豉反注同粗七奴反賁依注讀為憤扶粉反勁吉正反裕羊樹反肉而救反肥也注同好呼報反辟匹亦反邪似嗟反後皆同狄他歷反注同滌大歷反注同濫力暫反札則八反賁讀音奔又補義反狡本又作交古卯反又音郊僭子念反傚戶教反

疏

正義曰皇氏以為自此以下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民有血氣以下至淫亂以上論人心皆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而生所感善事則善聲應所感惡事則惡聲起樂之善惡初則從民心而興後乃合成為

樂樂又下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為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感人猶如雨出於山而還雨山火出於木而還燔木故此篇之首論人能興樂此章之意論樂能感人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者人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其性雖一所感不恒故云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也應感起物而動者言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念慮興動故云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者術謂所由道路也形見也以其感物所動故然後心之所由道路而形見焉心術見者即下文是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者志微謂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者嘽寬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簡節少也康安也言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略則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者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

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者君若廉直勁正則樂音矜莊嚴栗而誠信故民應之而肅敬也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者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如寬裕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作故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者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静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往來疾速謂樂之曲折疾速而成疾速而止倡濫止謂樂聲急速如此音作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所云音者皆據君德及樂音相雜也君德好而樂音亦好君德惡而樂音亦惡皆上句論君德下句論樂音其意易盡者則一句四字以結之志微噍殺是也其狀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意稍可盡者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注正義曰云志微意細也者謂君德也言君意苛細樂聲亦苛細

也故鄭引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聽鄭風云其細已甚是聽鄭風而知君德苛細也云簡節少易也者謂樂聲曲折雖繁多其節簡少謂緩歌而疏節也云奮末動使四支也者以身為本以手足為末故云動使四支云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者以經之賁字於易卦賁為飾賁又為大皆非猛厲之類故讀為憤引春秋傳以證之案傳十五年左傳稱晉侯欲乘鄭之小駟慶鄭諫云小駟鄭之所入也言馬之血氣狡作憤怒也云肉肥也者言人肉多則體肥以喻人之性行敦重也云狄滌往來疾貌也者詩云踧踧周道字雖異與此狄同詩又云滌滌山川皆物之形狀故云往來疾貌謂樂之曲折音聲速疾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慴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注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慴猶恐懼也音義稽古奚反道音導行下孟反慴之涉反暢勑亮反恐曲勇反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注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音義省西領反度大各反興道上許膺反下音導諷芳鳳反卷音權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

序以象事行注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呂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髙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音義稱尺證反比吡志反大蔟音泰蔟七豆反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注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音義長幼丁丈反下同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故此節明先王節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為樂也本之情性者言自然所感謂之性因物念慮謂之情

言先王制樂本人情性稽之度數者稽之言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制之禮義者謂裁制人情以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者言聖人裁制人情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謂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使之陽而不散者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感陽氣者不使放散也陰而不容者容閉也陰主幽静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感陰氣者不有閉塞也則氣不怒柔氣不懾者言先王節之使則氣者不至暴怒感柔氣者不至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者四暢謂陰陽剛柔也四者通暢交在身中而發見動作於身外也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者言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者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廣其節奏者廣謂增習寛廣其樂之節奏也省其文采者省謂省審也文采謂樂之宫商相應若五色文采者其音曲文采也以繩德厚者繩度

也謂準度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律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此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以象事行者謂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象君商象臣角象民徵象事羽象物是以象事行也皆形見於樂者以先王制樂如此以化於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聲也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也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故曰樂觀其深矣者皇氏云古語云樂觀其深言樂為道人觀之益大深古語有此故記者引古語以結之注正義曰云生氣陰陽氣也者下云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故為陰陽云五常五行也者此經有陰陽剛柔皆據天地之氣故以五常為五行非父義母慈之德謂五常之行者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五常之行也經云立之學等是學有等差隨才高下而為等云廣謂增習之者學者習音樂使其廣大也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者文謂宮

商相應若畫采成文即上文聲成文是也云繩猶度也繩是量度之物經云以繩德厚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故鄭引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之等是也引周禮典同者證樂器用六律六呂也按典同云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鄭注云六律六呂布於四方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故云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陰聲為六呂陽聲為六律云以為樂器小大者若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為鍾是其小大也云謂高聲正聲之類也者案周禮典同云高聲硍鄭注云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衮然正聲緩鄭云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聲肆鄭云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聲散鄭云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聲斂鄭云險謂偏弇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聲贏鄭云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微聲韽鄭云微謂其形微小韽聲小不成也回聲

行鄭云回謂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行無鴻殺也侈聲侈鄭云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侈出去疾也弇聲鬱鄭云弇謂中央寬也弇則聲鬱勃不出也薄甄鄭云甄猶掉也鐘微薄則聲掉厚聲石鄭云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等之聲皆鐘形不得其所此引之證大小稱者以作鐘之法須小大稱宜今鐘不得其所明其不稱也云宗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者大司樂文祫祭降神之樂也案大司樂祭天祭地皆有降神獨引宗廟降神者以經云終始之序宗廟降神黃鍾為宮是律之最長者應鍾為羽是律之最短者故特引之證經之終始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

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注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音義敝音弊慝吐得反注及下同易以豉反湎綿鮮反狹音洽注同和胡卧反穢字又作濊紆廢反徐烏會反疏正義曰此經論聖王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土敝則草木不長者土之勞敝故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者水之煩擾故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者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世亂則禮慝而樂淫者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者謂男女相愛涕泗滂沲是其哀也男女相說歌舞

於市井是不莊也俾晝作夜是其樂也終至滅亡是不安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者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也淫泆肆虐是流湎以忘根本也廣則容奸者廣謂節間疏緩言音聲寛緩多有姦淫之聲也狹則思欲者狹謂聲急節間迫促樂聲急則動發人心思其情欲而切急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者感謂感動也條逺也暢舒也言淫聲感動於人損長逺舒暢之善氣而毀滅平和之善德矣是以君子賤之也者賤謂棄而不用也若師曠聞桑間濮上之聲撫而止之是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注成象

者謂人樂習焉音義倡昌尚反又音唱下同分扶問反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注反猶本也術猶道也音義行下孟反惰徒臥反辟匹亦反知音智疏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至贈諸侯也爲樂象之科各隨文解之從此至以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者姦聲謂姦邪之聲感動於人逆氣謂違逆之氣即姦邪之氣也人既感姦邪之聲則有姦邪之氣來應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者既感姦邪之聲心又感姦邪之氣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若人耳初聽姦邪之

聲其姦邪未甚心又感姦邪之氣其亂乃成不可救止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者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既聞順聲又感順氣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倡和有應者初有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後有逆氣順氣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者回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也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者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者反情謂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也比類以成其行者比謂比擬善類以成已身之美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謂不使姦聲亂色留停於耳目令耳目不聰明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謂不使淫樂慝禮而連接於心術謂心不存念也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者以耳目心術所為皆善則怠惰邪辟之

氣無由來入也故邪辟之氣不施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者既邪辟不在於身耳目口鼻心知慮百事之體皆由順正由從也皆從和順以行其正直義理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注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音義著張慮反假古迫反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鐘也濁謂黄鐘至中呂音義還音旋注同迭大結反中音仲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注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疏正義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故此二節明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發以聲音者謂其動發心志以聲音也而文以琴瑟者謂文飾聲音以琴瑟也動以干戚者謂其振動形體以干戚飾以羽旄者其裝飾樂具以羽旄也從以簫管者謂其隨從諸樂以簫管奮至德之光者謂用上諸

樂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動四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以著萬物之理者樂既和平故能著成萬物之道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是故清明象天者由樂體如此故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於天也廣大象地者謂鐘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於地也終始象四時者終於羽始於宫象四時之變化終而復始也周還象風雨者言舞者周帀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也五色成文而不亂者五色五行之色也既有所象故應達天地五行之色各依其行色成就文章而不錯亂崔氏云五色者五行之音謂宫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不亂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别廣以明義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八風八方之風也律謂十二月之律也樂音象八風其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爲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

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八節者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得數而有常者百度謂晝夜百刻昏明晝夜不失其正故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者賀瑒云十二月律互爲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者賀瑒云五行宮商迭相用爲終始倡和清濁者謂十二月律先發聲者爲倡後應聲者爲和黃鍾至仲呂爲濁長者濁也蕤賓至應鍾爲清短者清也迭相爲經者十二月之律更相爲常即還相爲宮是樂之常也故樂行而倫清者倫類也以其正樂如上所爲故其樂施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清明血氣和平也樂法既善變移敝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人無惡事故天下皆寧矣注正義曰八音氣濁唯人聲清明故知清明謂人聲

也云廣大謂鐘鼓也者下云鐘聲鏗又云鼓鼙之聲讙鏗之與讙皆廣大之意云五色五行也者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云五色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注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疏正義曰前經明正樂感人情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云樂者樂也故者因上起下所以言故曰諸例皆然矣樂者樂也者謂所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者道謂仁義欲爲邪淫君子所歡樂在於得仁義之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歡樂在於邪淫得邪淫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仁義之道制邪淫之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也若小人在上以邪淫之欲忘仁義

之道則志意迷惑而不得歡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注方猶道也音義鄉許亮反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注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内則不能爲樂也音義詩言其志一本無言字詠音咏疏正義曰前文明君子小人歡樂

不同此明君子款行善樂也反情以和其志者反已淫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也廣樂以成其教者謂寛廣樂之義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樂行而民鄉方者君既如此正樂興行方猶道也而民歸鄉仁義之道也可以觀德矣者人君既如此是樂可以觀其德行矣德者性之端也者言德行者是性之端正也樂者德之華也者德在於内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光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者樂爲德華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者欲見樂之爲體有此三事詩謂言詞也志在内故以言詞説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者歌謂音曲所以歌詠其言詞之聲也舞動其容也者哀樂在内必形見於外故以其舞振動其容也此云詩言其志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歌詠其聲則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是也舞動其容則詩序云詠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者三者謂志也聲也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相因元本從心而來故云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是故然後樂器從之也是故情深而文明者志起於內思慮深遠是情深也言之於外情由言顯是文明也氣盛而化神者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旣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通神也氣盛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而化神者謂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謂思念善事日久是和順積於心中言詞聲音發見在外是英華發於身外此據正樂也若其姦聲則悖逆積中淫聲發外也唯樂不可以爲僞者僞謂虛僞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若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爲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注文釆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

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音義

警音景見方賢遍反下及注皆同著張慮反注同復音伏飭音勑上同拔步葛反又皮八反獨樂皇音洛庚音嶽厭於艷反好呼報反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如字鐃女交反

疏

正義曰前經論志也聲也容也三者相將故此經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續之事樂者心之動也者心動而見聲聲成而爲樂樂由心動而成故云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者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者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使美故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者則亦心之動也樂其象者則亦樂之象也然後治其飾者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自此以下記者引周之大武之樂以明此三者之義是故先鼓以警戒者謂作武王伐紂大武之樂欲奏之時先擊

打其鼓聲以警戒於衆也三步以見方者謂欲舞之時必先行三步以見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再始以著往者謂作大武之樂每曲一終而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以著明往伐紂之時初發始爲曲象十一年往觀兵於盟津也再度發始爲曲象十三年往伐紂也復亂以飭歸者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奮疾而不拔者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也故庾云舞者雖貫於疾亦不失節謂不大疾也極幽而不隱者謂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静而聲發起是不隱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者樂其志者多違道理言武王今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也恆以道自將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者武王既不違厭其道理能備具舉行仁義之道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是故情見而義立者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伐紂之義而興立樂終而德尊者謂觀武王伐紂樂終而知

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以好善者謂在位尊者既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故庶幾好行善道也小人以聽過者小人謂士庶之等既觀武王樂音以聽伏巳之愆過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者記者既引大武之樂利益如此是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此特引武王樂者以武王之樂利益爲深餘樂莫能及故也但前文舞與聲心相應故引武王樂明心見於舞也注正義曰上文云省其文采謂節奏今此文采謂樂威儀者以經云聲之飾故此以文采爲威儀也云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者並出今文泰誓鄭撮而用之非正文也云復亂以飭歸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者經云復亂鄭云整歸則亂爲治也謂反復整治而還鳴鐃而退出大司馬職文也云奮疾謂舞者也者以奮迅速疾故爲舞者謂武舞者云極幽謂歌者也者以極幽與奮疾相對歌與舞相次以歌者不動經稱極幽故知是歌者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注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也音義施始豉反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注自由也疏正義曰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樂也者施也者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故云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者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故云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者此廣明上樂者施也自由也言王者正樂歎樂其已之所由生似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反之義也而禮反其所自始者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始祖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者覆説樂者施也言樂但施恩而已不望其報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報情

反始也者此覆説上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於已已則報其情但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子孫則反報其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音義旒本又作流音流緣悦絹反朝直遥反

疏正義曰前經明樂者爲施禮者爲報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之物報之是禮報之事也不覆明樂施者以樂施之恩其事易知記者畧而不言也大輅者天子之車也者大輅謂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若四衛則革輅

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者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者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之緣從之以牛羊之羣者天子既與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隨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將此以與諸侯故云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注理猶事也樂統同禮辨異注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注管猶包也疏正義曰皇氏云自此以下名為樂情各隨文解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也變易

換文也樂統同者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辨異者辨別也禮殊別貴賤是分別其異也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者言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所懷不過於此是管人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注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音義去起呂反偩音負粗七奴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更廣明禮樂之義言父子君臣之節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者以樂本出於人心心哀

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原窮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爲善是知變也則上文云唯樂不可以爲僞是也此言窮人根本知内外改變唯樂能然故云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虚詐也經常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詐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内心虚詐則外貌敎狠狠唯禮知之故云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者偩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也達神明之德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者興猶出也禮樂既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而凝是精粗之體者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能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父子君臣之節者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又宫爲君商爲臣是樂能領父子君臣也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注言天地將爲之昭焉明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注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生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今齊人語有殈者音義訢依注音熹許其反一讀依字音欣煦許具反徐況甫反嫗於具反徐於甫反下及注同區依注音句古侯反徐丘于反一音烏侯反萌

莫耕反奮方問反船古伯反墊直立反伏扶又反孚以證反鬻音育生也徐又扶袁反胎他才反殰音獨鄭云内敗曰殰案謂懷任不成也字林云胎敗卵力官反殈呼闃反范音溢徐況逼反一音況狄反卵折不成曰殈猶裂也蒸之膺反腮息才反内乃對反或作骨肉之肉者誤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而生養萬物爲之昭著之事則下文天地訢合以下是也但此經禮樂並論其天地訢合唯論樂之所感不論禮之功用也記者主在於樂故特美樂功樂功既爾禮亦同也天地訢合者訢猶熹也熹謂蒸動言樂感動天地之氣是使二氣蒸動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相得者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者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然後草木茂者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達者據其新生故云達也羽翼奮者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也角觡生

者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也蟄蟲昭蘇者昭曉也蘇息也言蟄伏之蟲皆得昭曉蘇息也羽者嫗伏者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毛者孕鬻者言走獸之屬以氣孕鬻而繁息也胎生者不殰者謂不有殰敗也卵生者不殈者言不有殈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者言所以致此在上諸物各順其性由此樂道使然故云樂之道歸焉耳謂歸功於樂也樂道所以然者樂之根本由人心而生人心調和則樂音純善協律呂之體調陰陽之氣二氣既調故萬物得所也注正義曰訢熹聲相近故讀爲熹熹天地氣故云熹猶蒸也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熹也云氣曰煦者謂天體無形而降其氣以養物故云氣曰煦也云體曰嫗者言地體有形故云體曰嫗也此對文爾其實地氣矣云屈生曰區者謂鉤曲而生出莪豆是也云無䚡曰骼者䚡謂角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云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者言蟄蟲之類皆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復得活似暗而遇曉死而

更息也言內敗曰殰者以經云胎生懷胎在內故云內敗曰殰也云殈裂也者卵體多裂又齊語稱裂爲殈故以殈爲裂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注言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僞樂本窮本知變音義鋪普胡反又音敷去起呂反 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注辨猶别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

後贊禮儀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注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音義上如字或時掌反行下孟反注同技其綺反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注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音義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各有根本本貴而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可以有制於天下黄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者此等之物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云樂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之德窮本知變是也故云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皇氏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

爲禮者禮之末節也者此等物所以飾禮故云禮之末節其本在於人君著誠去偽恭敬節儉以末節非貴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者此明知禮樂末者其位處卑即樂師以辨曉聲詩但知樂之末節故北面而鼓弦言其位處卑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者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於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也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者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後主人謂在主人之後言此宗祝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尸與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是故德成而上者則人君及主人之屬是也以道德成就故在上也藝成而下者言樂師商祝之等藝術成就而在下也行成而先者行成則德成矣言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成而後者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是故至天下也者人有多少品類故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然後乃可制禮作樂爲法以班天下如周公六年乃制禮樂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注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問古樂今樂之異并子夏之荅辨明古樂今樂之殊各隨文解之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者文侯言身著端冕明其心恭敬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心所愛樂不知體倦也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者言古樂何以朴素之如彼使人不貪至於臥也新樂之如此何也者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志樂不知其倦也注正義曰云魏文侯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案春秋閔元年晉獻公滅魏以魏賜畢萬案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

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
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是畢萬之後也云端玄衣也者
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
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注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
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文

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 音義 夫音扶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匏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黃拊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即拊也以韋爲之實之以糠王云輔相也徐思章反訊音信大音泰播彼佐反[illegible]音肯糠音康漆音七筩音甬椎直追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也古樂謂古者先王正樂也進旅退旅者旅謂俱齊言古樂進則俱齊退亦俱齊進退如一不參差也和正以廣者樂音相和正以寬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弦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故曰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者文謂鼓也言始奏樂之時先擊鼓前文云先鼓以警戒是

也復亂以武者武謂金鐃也言舞畢反覆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故云復亂以武也治亂以相者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故云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者雅謂樂器名舞者迅疾奏此雅器以節之故云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者謂君子於此之時語説樂之義理也於是道古者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説古樂之道理也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言君子既聞古樂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也此古樂之發也者言此上來諸事古樂之發動也注正義曰云旅猶俱也者旅衆也經云進旅退旅是衆俱進退故云俱也云和正以廣無姦聲也者謂邪淫要妙煩手淫聲曲折切急今經云和正以廣故云無姦聲也云言衆皆待擊鼓乃作者衆謂弦匏笙簧衆器皆待擊鼓乃始動作解經會守拊鼓言會守謂器之聲也以待擊鼓也經有拊及鼓鄭直云擊鼓乃作者拊即鼓之類言擊鼓必擊拊也引周禮大師職者證擊拊

也故大師職云大祭祀師瞽登歌謂大師領人登堂而唱歌也云令奏擊拊者謂大師令奏樂之時則先擊拊而合奏之也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者謂大祭祀堂下諸人吹管播揚樂器之聲大師令奏之時先擊朄而合奏言朄謂小鼓在大鼓之下引是大師登歌令奏之時親擊拊而以合下管令奏時親擊朄以奏之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者金屬西方可以為兵刃故金為武鼓主發動衆音無兵器之用故鼓為文也云相即拊也者前文既云拊故知相即拊鄭必知相為拊者案書傳云以韋為鼓謂之搏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拊革著以穅鄭以此知也今書傳無著穅之文謂齊人以穅為相故知穅為相即拊也云雅亦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者案周禮笙師職云掌舂牘應雅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考證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辭未聞也○臣召南按鄭以意說耳並無所據王肅引家語及尸子以難鄭是也孔疏乃曲護鄭注何哉史記樂書曰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則其說與尸子同矣

聞其謚知其行也疏知其行之所好惡○按所字衍

咸池備矣注疏熊氏又云五行鉤命決云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續云云○臣召南按鉤命決孝經緯也周禮大司樂賈疏亦引此作孝經緯云此文五行二字誤也又祝融樂爲祝續賈疏作屬讀又疏引樂緯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按顓頊宜敘帝嚳之前此文誤倒

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注肉肥也○陳澔曰考工記注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

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 臣召南按此説可以補注疏所不及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注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云云○臣召南按注分别人聲鐘鼓非也方慤曰清明者樂之聲廣大者樂之體終始者樂之序周旋者樂之節其説較注爲勝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

歸注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云云○陳
澔曰此章諸家皆以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
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誤久矣愚
謂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故曰生民之道樂莫
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臣召南按陳
說是玩上下文義與後文賔牟賈章無涉也
樂者非謂黄鐘大呂弦歌干揚也○臣召南按史記集
解引鄭注云揚鉞也似古本有此注又按疏引皇氏

云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則以揚作虛字但詩言

干戈戚揚揚戚皆斧之屬則解作舞器爲順干揚猶

言干戚弦者琴瑟歌者人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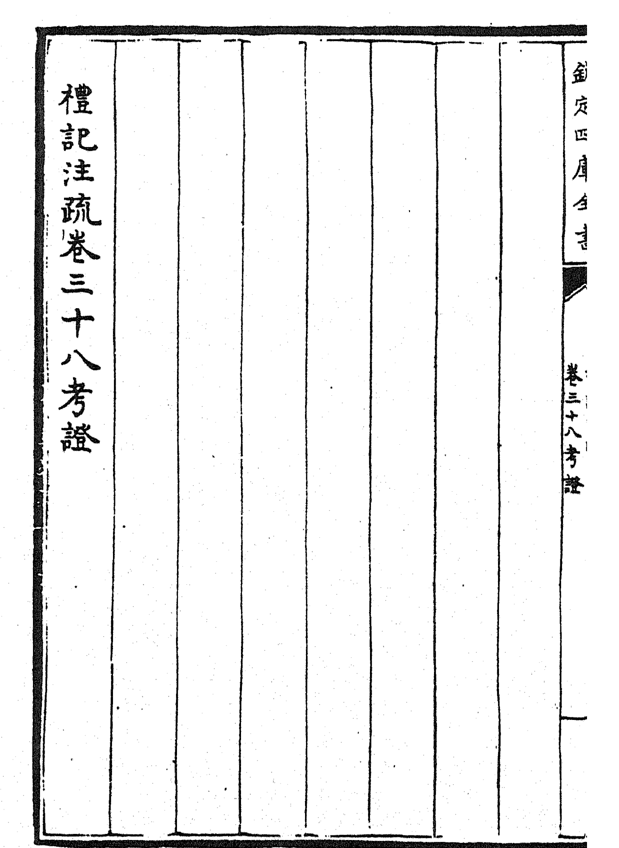
魏文侯問於子夏注疏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

獻子荼○臣召南按武仲州即左傳魏武子犨莊子

降即絳獻子荼即舒也古人字不同耳

會守拊鼓注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帥舊本訛師令舊

本訛合今改正


禮記注疏卷三十八考證